

受过家庭创伤的柔软心灵们，只有彼此靠近，才能更加温暖。

# 一滴泪珠掰两瓣 TEAR

黄春华 著

黄春华【Special Girl】系列

《儿童文学》杂志倾情连载，  
读者反映强烈，回报全文奉献。

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。

别人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！

痛苦，什么也不是，就是痛苦，  
从痛苦中读出了什么，才是财富！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一滴泪珠掰两瓣 TEAR

黄春华 著

爱 是不能忘记的

献给弱势群体  
的孩子们，  
别人的生活  
就是你的生活！  
痛苦，什么  
也不是，就  
是痛苦，  
从痛苦中  
读出了什  
么，才是  
财富！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滴泪珠掰两掰/黄春华著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—5007—8021—4

I. 一... II. 黄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1076 号

## YI DI LEI ZHU BAI LIANG BAI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海飞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策 划: 汪露露      | 装帧设计: 第七个桔子 |
| 责任编辑: 汪露露 王 冰 | 特约编辑: 杨 丽   |
| 责任校对: 刘占生     | 责任印务: 李书森   |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 传 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北京时尚印佳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8.25

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20 千字 印数: 1—8000 册

ISBN 7—5007—8021—4/I·755 定价: 16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

## 一滴泪珠瓣两瓣

女孩梅雨独立而孤僻。父母离异前，她厌恶自己所处的“不断战争”的环境。父母离异，她被扔进一个陌生的空间，幸福从此遥不可及。随着父亲再婚、移民，她彻底成为一个“没有父亲”的孩子，过着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。被种种烦恼困扰的她，在学校里开始被大家隔离、排斥，最为麻烦的是，她遇到了一个对她表示好感的男孩！校园的压力伴随着家庭的痛苦一起向她袭来……

《一滴泪珠瓣两瓣》讲述了一个离异家庭孩子的痛楚，讲述了一个不完整家庭里的泪水，讲述了一个孩子情感世界坍塌的心路历程。



黄春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武汉市签约作家，武汉市儿童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。生于湖北当阳，现居武汉，自由人。出版长篇小说《我是坏生我怕谁》、《我的朋友是怪蛇》等。2005年获武汉市儿童文学奖，2004年获湖北省楚天文艺奖一等奖等。多篇小說被选入《纯真年华》、《一路风景》等畅销书中；长篇小说《杨梅》、《一滴泪珠掰两瓣》均在《儿童文学》连载，引起强烈反响；2005年由《中国卡通》将《杨梅》改编为卡通连载；长篇小说《只有爱不能分开》于2006年由《中国校园文学》连载。

永远站在青春的帷幕背后，轻轻撩起垂落的一角，对你诉说着不变的故事——我们、你们和他（她）们，共同拥有过的那份薄如蝉翼的青春，恰似夏日的枝头不能停止的歌唱。你听见了吗？扑面而来的美丽，稍纵即逝的忧伤，笑容在掌声中绽开，泪水在心痛中收敛……

你若能会心地眨动一下睫毛，我们就算是莫逆之交。

策 划：汪露露  
责任编辑：汪露露 王冰  
特约编辑：杨丽  
内文插图：O型血  
封面设计：7thORANGE 第七個桔子

## 欢迎加入 special girl 的内心世界， 和她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！

读完黄春华的 special girl 系列后，相信你一定会被杨梅、梅雨、雨桐、桐叶的故事所触动，相信在你的身边也会出现类似的生活，如果我们的作品能够打动了你，能够激发你的心中的某些东西，我们愿意作一双倾听的耳朵，分享你的“特别”，感受你的生命。

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有以下方式和我们交流、沟通：

1. 写出你的或者你的朋友的故事寄给我们；
2. 画出你心中的杨梅、梅雨、雨桐、桐叶或者你喜欢画的寄给我们；
3. 和作者黄春华成为朋友，和他通信；

我们的地址：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项目 2 部，邮编 100708，EMAIL: qcw2005@yahoo.com.cn；

黄春华的博客是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218575081>，  
EMAIL: hch5208@163.com

你的故事、他（她）的故事，那些所有真诚而感人的故事，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本书的主题，你、他（她）也可能成为我们下一部作品的主人公。期待你的回应！

此外，最先联系我们的读者还有机会成为幸运读者。每个月最先寄信（以邮戳为准）的前 10 位读者以及最先发来邮件的 10 位读者将获赠一本精美的“中少版”青春文学图书（《就是要惹你》、《诓你别想跑》、《犯冲遇到你》、《和你过不去》等等）。幸运读者名单将于每月的最后一天揭晓，请登陆中少社网站 <http://www.ceppg.com.cn>，或者致电 010-64030147 查询。本活动截止日期是 2006 年 12 月，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。

1

嘭——嘭！

就是这种感觉，一个家庭的破裂和一只气球的爆炸没什么两样。有点心慌，有点刺激。

我把父母的互骂声关在外，若无其事地做自己的作业。他们的吵闹声就像窗外的雨，让我更加安静。

我早已习惯了这一切，从记事起，我就生活在两个人的战争中。

而今晚是最后的斗争，没有任何预感，我本已做好了承受持久战的准备，战争却在黎明静悄悄。

喷薄而出的朝阳给多数人带来新希望，我都只当那是一只吹得鼓胀的气球，随时都会“嘭”地爆炸。

我就是在那样一个吹得鼓鼓的早晨，跟随母亲从城北迁到城南。城北留下了父亲一人，那是爆炸后残留的碎片。这次爆炸并没有让我受到重创，我感觉自己就像看完了一场拳击比赛，频频出拳的选手两败俱伤，一个留在拳击台

上，一个毅然离去，仿佛在寻找新的赛场。仅此而已。

我只是一名观众，无权参与比赛，更不能像裁判那样对比赛指手画脚。我只能像大多数拳击迷一样做些分析工作，通过反复比较，我得出这样的结论——职业拳击是为有钱而战，家庭拳击是为无钱而战。

妈妈常说爸爸是个无用的人，无用就是没钱，爸爸是个业务员，腋下夹着个皮包，没日没夜地到处乱跑。夏天晒得像煤炭，冬天冻得像冰饺，皮包里的广告单就是变不成钞票。

我爱看泰森打拳，无往而不胜。

妈妈其实一直扮演着泰森的角色，出拳进攻。爸爸惯于防守，可在最后一个回合一不注意反攻了一下，于是，人去楼空。

他是个可怜虫。我这么想，但这并不代表我的立场，跟谁或不跟谁，我无所谓。我最终跟随妈妈南下，仅仅是因为妈妈临走拉了我一把，说，跟我走！跟着他不饿死才怪！

妈妈的劲很大，我的胳膊差点脱臼，我忍住痛回头看爸爸，爸爸只张着嘴不会说话。窝囊货！我在心里拼命骂了一句。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留下，凭什么非要得罪妈妈来讨好爸爸？凭什么？

临出门时，我显得非常冷静，不慌不忙地走进自己房间，把床头的芭比娃娃装进包里。隔着房门，爸爸一直盯



着我，那一刻我肯定把他的心伤透了。

问题其实并不在这儿，得罪谁或者讨好谁，我在城南住下的第一个晚上就已经意识到了，可是太迟了，爸爸已经不属于这个家。

一块蛋糕切掉一半，另一半照旧可以吃，而且味道不会改变，以此类推，一个苹果也是如此。可是，如果不是蛋糕或者苹果之类的，而是一只鸟，断了一只翅膀的鸟；一个人，少了一条腿的人。这正是我心情的写照。我开始恨，两人为什么非要吵架？非要吵架也成，为什么非要分开？除了分开，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？比如都闭嘴，装几天哑巴。

我从来就没和任何人吵过架，这倒不是说我和每个人的观点都一样。天哪！如果是那样，简直太可怕啦！事实上，很少有人能对我的口味，在面对不同观点的时候，我总是保持沉默，我宁愿让自己恶心得大吐一场，也要坚持沉默。我没有兴趣和任何人争吵，因为争吵除了两败俱伤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你永远不要指望用争吵让别人服从你，休想！爸爸和妈妈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争吵只会让他们憎恨对方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们没完没了地争吵，就算拿世界上最艰深的哲学问题作为靶子，也该有个结果了。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只能用分手来结束这一切。

结束就是开始。

我以前从不在意父母为什么争吵，每次战争爆发，我

只有躲的份儿。我不想搅在中间，一边是爸爸，一边是妈妈，我能说什么？有几次我倒是想参战，当然是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身份，可交战双方根本不理睬我，同时把我向外推，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小孩子家，瞎掺和什么？”我有点尴尬有点气愤，更多的是壮志未酬。经过几次挫折，我就懒得掺和了，一旦听到风雨声，就像鲁迅那样——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。

而现在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却开始回忆起当时的情形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它在的时候我们毫不在意，它失去之后，我们才开始注意。我在总结出这一条经验时，很有点伤心。不过，我还是在努力回忆，结果却令人失望，因为那些争吵的起因都有点微不足道，想起来就可笑。可它竟导致了一场场天翻地覆的争吵，所有的人都会以为这个家庭天天都在发生国际新闻，只有我知道那不过是一小粒芝麻。如果是近视眼，去掉眼镜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可爸妈的视力偏偏好得惊人，他们一定把那粒芝麻看做了整个地球，天就要塌下来啦！

事情往往会这样开始，爸爸吃着饭，突然说：“这米有点糙呢。”

“当然啦！”妈妈把话头接得很快，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刻，“泰国米不糙，你吃不吃？”

爸爸闻出了火药味，想化险为夷，连忙赔笑说：“那就买泰国米吃嘛。”

“吃个屁!”妈妈不领情,一个人成心想吵架,你就算给一百个笑也是白搭,妈妈就是成心要把泰国小米搞大,“就你挣的那点钱,还敢想泰国米?再这样下去,我怕你连中国米都买不起啰!”

爸爸是个好性子的人,什么都能忍,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他不会挣钱(事实上他挣的钱的确不多),可妈妈偏偏要说他不会挣钱。于是战争升级,两个人你来我往,唇枪舌剑,吐沫横飞。就是这样一个模式,任何人长期做一件事,都会形成一种模式,免得每次都要动脑筋。所以,我每次听到的台词都相差无几,有时甚至一个字不改。真是可笑,但同时你又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记忆力。

说来也怪,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可以无休止地重复做一件事,我却不。一篇课文只要让我连续读上三遍,我准会发疯。所以,我暗暗有点佩服父母,他们能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台词。不过,他们最终是自毁形象,因为他们竟然放弃争吵,分道扬镳。

在我看来,爸爸除了性格较软弱之外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缺点。他可是个正经的大学毕业生呢,命不太好,在公司干了几十年,好不容易才混了一套房子。这些年公司又不景气,他本可以跳槽,找个更好的单位,可公司规定人走就得退房。他实在舍不得丢掉房子,就只有守着穷公司挨妈妈的骂。他这一辈子就是毁在了那套房子上,我真不明白,一个人为什么会仅仅为一套房子而断送了自己的

美好前程。

当然，那套房子并不赖，两室一厅，三口之家居住，再合适不过了。这倒是次要的，我更看中的是房后那片广场，叫城北地带。每逢晴好的休息天，广场上就聚满了人，小孩子踢球、跳皮筋、互相追逐；老人跳扇子舞、聊天、放风筝；还有三口之家什么也不做，手牵着手散步看热闹。

这些自得其乐的情形，我不用出门，在窗口一探头，就能看个究竟。休息天，我从不出门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半时间温习功课，一半时间向广场张望。搞得左邻右舍的家长都以为我没日没夜地发奋读书，连忙号召自己的孩子向我学习。

我其实也很想和其他孩子一样到广场上去疯玩，可我不习惯独自在人群中穿梭，想让爸爸妈妈手牵手带我到广场，那也只能是下辈子的事了。我其实别无选择，倒不如做一名观众来得自在。

我不厌其烦地向广场张望，除了那些热闹的景象，我还特别注意到了两个人。大概是父女俩吧，女儿和我相仿，仅指年龄，因为她每次出来都坐在轮椅上。父亲推着她，找一个人少的地方，就搀着她下地走路。她的半个身子靠在父亲身上，两条腿几乎是被拖着向前挪动。样子十分笨拙，每走两步，就要停下来歇一阵儿。有一次，也许是绊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女儿的身子突然向外侧倒去，父亲竟然神速地抢到外侧，和女儿一齐倒下去。当然，女儿倒在

父亲身上。

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我甚至“呀”地叫了一声。后来，我看见父女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我急得汗都出来了，心想，一定是出事了，要不要下去帮帮他们？

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一阵笑声，是父女俩发出来的，那种劫后余生的笑声，很感人。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。我很难过，觉得自己不如一个残疾人幸福，如果谁肯赐我这种幸福的笑声，我宁愿像那个女孩子一样，成为残疾。

我这一生做得最有耐心的一件事，就是观察广场上的父女。我几乎不放过一次机会，一次又一次地观看他们那单调重复的动作，每一次我都看得如醉如痴。

有一次，爸爸破天荒走进我的房间，自从我长大以后，爸爸就没跨入过我的领地，他说这是对我的一种尊重。我当时正在看父女俩练走步，见爸爸进来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暖流，一把拉住爸爸的手，用少有的撒娇的口气说，爸你来看呀！

从小到大，我几乎不会撒娇，所以爸爸吓了一跳，等走到窗前，他才明白我让他看什么。他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，唉，很不幸的，那女孩也跟你差不多大，妈妈得癌症死了，她从小就是小儿麻痹，爸爸一个人带着，真够难的！

怎么？你认识他们？

爸爸摇摇头说，我也是听人说的。

我从爸爸的眼中看出了一丝怜悯，这让我欲言又止，因为我的感受和爸爸完全不一样，我从内心羡慕那对父女，真正值得同情的是我自己，爸爸难道一点也不这样认为吗？

我有时候也感到恼火，我总是不能改变别人的想法。就像现在，我在回忆，更不能改变什么了。一个人一旦开始回忆，她就只能是一名观众，那些演员在她的脑海深处自由表演，根本不会在乎她在想些什么，她只能观看。有时候，她连退场的权利都没有，因为记忆有时固执得像个孩子，你让他回家，他偏要在你门前玩耍，你能怎么办？嗯？面对一个固执的孩子。





第一次来潮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，我想每个女生都会经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，天哪，太可怕啦！我当时觉得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。我侧着身子躺在床上不动不敢动，下身湿乎乎的，脑袋乱糟糟的。

妈妈催我起床，说要迟到了。我说肚子疼。

妈妈说要不要看医生。我说自己能解决。

我心里急得直冒泡，真恨不得自己立刻在空气中蒸发掉。时间就像一锅煮沸的汤，在我心中煎熬。足足熬了一个多世纪吧，我的等待都有点绝望了，才听到他们相继远去的脚步声。

我一把掀开被子，侧身下床，夹着双腿古里古怪地冲进卫生间。我很快做完处理，换上一套舒适的衣服，然后开始搓洗那件血乎乎的内裤。你知道吗？那时我的心“咚咚”直跳，觉得自己做了世界上最见不得人的事，正在手忙脚乱地销赃灭迹。

就在这时，爸爸突然出现在卫生间门口。我一下僵住了，血乎乎的内裤举在半空中，一切都大白于天下。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耻，那一刻，没有谁比我更恨我自己。因为恨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爸爸也有点不知所措，不过他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只停顿了几秒钟，他就扬了扬手说，这是你妈妈的，你可以用。说着，他就把一个小纸包递到我面前。

我没有伸手去接，整个人还僵在那里。我不敢抬眼，仿佛站在我面前的不是爸爸，而是个十足的流氓。

爸爸见我没动，就把纸包放在洗脸架上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临出门他回头喊了一句，今天要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我忘了打领带。

是啊，他总是忘这忘那，十回出门有九回要返回来。我怎么就忘了呢？

我很抱歉，当时我在心里骂他是个流氓，其实他是唯一在关键时刻帮过我的人。那天在课堂上，当又一次潮汐到来，我才知道那个小纸包对我有多么重要。

不过，细想起来，他似乎也就帮过我那一次，这并不能怪我的记忆力不好，确实如此。由于工作繁忙，爸爸对我几乎没什么耐心，他甚至很少叫我的名字，通常用“哎”、“喂”代替，就算叫，也是梅雨两字一字不漏，听起来就像陌生人。

赵丽娜的爸爸就不这样叫她。赵丽娜是我在城北学校



的同桌，算是我唯一的知心朋友。我常常到她家去玩，她爸对我可好了，总是小雨前小雨后的。你猜他叫赵丽娜什么——娜娜——让人骨头缝里都舒坦。也难怪，他是大学教授呢。我常常想，他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也去掉姓，亲昵地叫学生的名。他那些学生可都是自以为成熟得不得了先生小姐呢。

相比之下，我爸爸确实不怎么样，性格懦弱，生活粗心，工作没有前途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一躺到床上，就不由得想起一些关于他的事。尽管他很不理想，但我一想到这个家从今将缺少个爸爸，简直就要发疯。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

电话突然尖叫起来，我吃了一惊，涣散的思绪被招集回来。电话在客厅，妈妈正在那里忙碌，自然由她接电话。这是搬进新家的第一个电话，我的耳朵不禁竖得老高。

她不在……我说过她不在，你烦不烦？……她在哪儿用得着给你打报告吗？

我听出是爸爸找我，我连忙下床准备出去接电话。可我刚把房门拉开一条缝，就看见妈妈挂了电话，双手叉腰怒视着电话机，仿佛那电话机就是她的新对手。

我不敢再往前，轻轻合上房门，转身回到床上。

我不在？我为什么不在？我在心里质问妈妈，但我不能发作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吵架根本不是妈妈的手。我只能两眼望着天花板，让眼泪顺着眼角往下爬。而我的心里